

青春系列



刁
牌小
巧

嫁

刁
勤

看来一向对女人无动于衷、
武功高强的韩哥哥，
这下也成了爱憎爱分明俘虏……

台 王 莹 湾

青春经典系列

冒牌小丐 嫁贝勒

台湾 王莹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
封面设计:黄玲

青春系列

冒牌小丐嫁贝勒

作者:王莹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28 千字 6 印张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O/A·542

定价:9.80 元

楔子

大清顺治年间。

“恭喜摄政王，这苏州城终于纳入咱们大清帝国的版图内！”大臣们齐举酒盅，同声祝贺多尔亲王。

清太宗皇太极崩，其子福临继位，改元顺治，因世祖年幼，故由多尔衮摄政。顺治二年，清兵既定陕西，移师东下，攻陷南京、杭州，自此汉人所赖以生存的长江流域，终归满人所有，而明朝亡国之实，也终究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。

在摄政王的庆功宴上，歌台舞榭、月殿云堂，众人庆祝着又一次的胜利战绩。

多年来的努力，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次的重大胜利。摄政王在杯光酒影中，显得异常兴奋，拥着身旁斟酒的宫女，笑声连连地应着：

“各位大臣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，喝他个痛快！”

“好！”众人齐声回应。

曼妙女子舞衫歌扇地在厅堂上助着满清大臣们的酒兴，整个王府里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。

而满洲全族八旗旗主，在此次庆功宴中难得全都到齐了；上三旗的镶黄、正黄、正白旗主，以及下五旗的镶白、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旗主，纷纷位居上座。满清之所以能入主中原，除了倚仗多尔亲王的聪明才略外，各部旗主的骁勇善战，亦是功不可没。

“纳兰旗主，这次拿下苏州城全是你的功劳，我看摄政亲王八成会让皇上下诏，好好犒赏你一番的！”正黄旗主鄂戈额先是一番赞许，而后又扬起眉梢，邪笑地揶揄着：“不过嘛，我听说这劳州城外，一个小小的汉人碉堡，正白旗军竟然迟迟攻占不下，是不是有点损你堂堂旗主的威风呢？”

正白旗军与正黄旗军一向不合，为了一场战役而互揭疮疤已是常有之事，偏偏这两位旗主的位子老是恰好被安排在一起，因此像这样明褒暗讽的言语，便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身上。

一眼便可看出纳兰富海的脸色由红润转为铁青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白着一张老脸，强要面子地说：

“那小小的鹰凤堡，岂是我正白旗军的对手！不出二旬，我一定可以拿下那汉人碉堡，关于这件事，鄂戈额旗主您就甭为咱操心了。”

多日进攻鹰凤堡不下，已搞得他灰头土脸，老脸的面子都快挂不住了，这会儿又教死对头这么一激，纳兰富海也顾不得考虑，满口傲岸。

“哦？”鄂戈额的右眉微扬。“那我可要擦亮眼睛拭目

以待了。”

对方一副幸灾乐祸、看热闹的笑脸着实惹怒了他，不过话都已说满，岂有让人笑话的道理。

“听鄂戈额旗主这语气，好像不太相信我军队的能耐？要不，咱就面禀摄政王，倘若我正白旗军在二旬之内拿不下那鹰夙堡，甘愿三日不升部旗以儆效尤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我只是随口说说，纳兰旗主何必如此认真呢？更何况不升部旗是何等失颜面之事，要是真攻不下这鹰夙堡，那正白旗军恐怕人人都要在地上挖洞自钻，躲起来不敢见人了。”

乍听之下像是鄂戈额好心在劝纳兰富海，但其实暗地里他却是在讥讽正白旗军的无能。

纳兰富海岂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？胀红着一张老脸，更生气地说：

“明朝军队我都不屑一顾，那小小碉堡我岂会看在眼里！正黄旗军等着看，二旬之后我正白旗军铁定铲平那鹰夙堡，让各部族人看看正白旗军的骁勇英强！”

“既然纳兰旗主这么坚决有自信，那咱们就等着瞧喽！不过这点小事就不必惊动摄政王了，免得扫了今晚饮酒庆功的雅兴，你说如何呢？”他等着看人家的笑话，自己又没啥损失，何必弄得太过火呢？

“你说怎样就怎样，反正这攻下鹰夙堡的庆宴，我部旗军是设定了！”

“那这杯酒就先祝正白旗军出师顺利！”鄂戈额高举酒杯，不怀好意地笑着敬他。

“那是当然！”虽然喝得不是滋味，但纳兰富海还是回敬他一杯。

一场新的暑注又在两部旗主的身上展开，这当然不是第一次，更不会最后一次，不过爱看好戏的人，可都不会错过这场精彩的赌局。

第一章

广漠的山林中倏地飞过一道人影，而静谧的山间却没有因为人影的出现而稍显半丝突兀。远眺日暮笼罩的树林，静得让人有些心慌；若不是清兵剿山，这一带林间该有柴夫及猎人出没才是。近来受到清兵的骚扰，不胜其烦，于韩已经好多日未踏出鹰夙堡一步，纵然那些剃发的满人并非鹰夙堡的对手，但为了慎重起见，他不得不小心行事，大哥不在堡内的期间，这捍卫山堡的担子他可得挑紧些。

不过经过昨日那一战，清兵溃不成军，就算他们还有侵犯鹰夙堡的意欲，恐也只是不成气候的一群残兵散军，对鹰夙堡起不了威胁作用，趁此机会，他才得以出堡探探。

于韩展露他树上飞的真功夫，脚尖轻点树梢，急速地穿过林子，双眼并锐利地扫射四周观察，仔细的程度就连树上的鸟巢也不放过；当然，那个自以为神不知、鬼不觉，偷偷地跟在他身后的小飞影，也逃不出他的锐眼范围。

扬起炭抹似的浓眉，以锐眼余光扫向身后，一个促狭的念头升起，他遂提快脚步，隐身在大树干背后。

后面跟的飞囊发现前人不见了影，心头一悸，也火速

地跟了上去。

谁料，正当跟者还在东张西望，寻找前人的足迹时，冷不防地从树头冒出一堵肉墙在面前，让她差点失控地撞了上去。“啊！”跟踪者一声尖叫，身子登时直直急坠。

“小笨蛋！”于韩纵身一跃，在对方屁股还没摔到地前，拦腰搂她。

“韩哥哥，你想吓死我啊？”小东西还惊魂未定就破口大骂。

身上多出一个人的重量，却丝毫不减他的轻功功力，于韩抱着她，游刃有余地飞上树梢，歇在粗树干上。

“为什么又溜出来，我不是叫你乖乖地待在山堡里的吗？”

“只准你自己出来晃晃，就不准别人出堡，这样不公平！”于萝皱着鼻头，有些任性地瞪着他。

虽然一身青衣粗布，但还是掩不了他气宇轩昂、英气逼人的非凡气质，而那双深邃带点冷酷的双眸，不知会迷失多少痴情女子的心。

“我是出来办事，不是出来晃晃，要告诉你多少次你才明白？现在堡外情势很乱，很多突发不是你所能轻易对付，万一你遇上清兵的埋伏，我们又不在你身边，后果有多么不堪设想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说的我都明白。”她的双腿挂半空中摇呀晃地。

“明白还偷溜出来！”他教训着。

“就是因为明白，所以我才跟在你身后嘛！反正有你保护我，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”靠在于韩身上撒着娇，清纯的小脸蛋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模样。

于韩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这丫头，就是会惹麻烦！”

“托嘛！韩哥，我去城里，我绝不会给你惹麻烦。”露出璀璨的笑容，于萝撒娇地央求着。

“我真应该拿条绳子把你拴在柴房里，免得你成天老想往外跑。”睨了一眼毫无悔意的小妹，于韩没好气地说道。

于萝将姣美的脸蛋靠近他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你才不会这么做呢！韩哥。鹰凤堡里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，你最宠我了，对不对？”

压压她娇俏的鼻尖，于韩实在拿她没辙。

“所以你就吃定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才没有呢！韩哥在我心中是最好的哥，人长得英俊又潇洒，而且还那么疼我，我怎敢有吃定你的念头呢？”她最喜欢窝在他肩上撒娇。

“少灌迷汤，你肚子里有几条蛔虫，我都数得出来。”

“韩哥哥——”她发挥死缠烂打的功夫。

对外人一向不苟言笑，但在于萝面前他就是无法板起严肃的脸孔来面对她。

“要跟我进城也行，不过你可要完全听我的话，我才答应让你跟着。”

“那有什么问题！你说东我绝不敢往西走，说西我也

绝不会向东走一走。”她露出甜美的胜利笑容。

于韩揉揉她的头。

“别耍嘴皮子！待会儿进城可得小心一点，别让清兵发现。”

“是的！遵命。”她快乐得想跳下树枝。

龙池镇，位于碧磊峰脚下，离劳州城约莫只有三十里路远。这儿原本只是个小小的村庄，早些年还称做龙池村而已，最近几年山头上那座鹰凤堡盛名所赐，早已晋升为众所皆知的繁华大镇。然而，它因鹰凤堡的盛名而兴盛繁荣，却也因为鹰凤堡的盛名而加速毁灭；清兵围剿名满中原武林的鹰凤堡，唯一的出入口就是这座小镇，因此在劳州城沦落满清之手后没几天，龙池镇也跟着被清兵所占据。

满人自北向南举兵入侵中原，军队所到之处无不所向疲靡，战无不胜，一路上虽势如破竹、节节歼灭明朝大军，然而满清朝廷却明白，想要真正统御驻人，光是灭了汉人的朝廷是无法达到的，因为汉人还有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在民间滋生，而这股令满清朝廷觉得担心、棘手的隐形力量，便树立在中原林的各大门派。

因此除了击垮明朝软弱的大军外，中原各地的帮派组织，才是他们真正要应付的对象；而曾经出过一代武林盟主、叱风云的鹰凤堡，当然也在满清围剿的目标之中。

然而经过数周的短兵相交，一向所向无敌的清兵，终于也尝到战败的滋味。攻打这小小的鹰凤堡，非但不像他

们当初想像中如深囊取物般的简单，而且还让清兵尝足了苦头，一连损失多营兵马。这会儿原本炽焰高张的清失，早被鹰凤堡的精简悍兵浇灭了焰火，在援兵未到之前，再也不敢轻易造次，乖乖地退守至三里外的龙池镇内。

街道上冷清得可以，因为龙池镇上的老百姓哪有抵御强蛮清兵的能力，所以挨家挨户都死锁着大门，人人躲在房舍里面，就怕一不小心被清兵瞧得不顺眼，项上的人头就得搬家。

“小猫两三只，我看那些整脚的满清人，大概被我们鹰凤堡的雄威吓得屁尿流，夹着猫尾巴逃回满洲了吧！我还以为满人有啥了不起的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，真不晓得叭们朝廷的那些军队，是不是纸糊的窝囊废？否则怎会将大明好好的江山，拱手让给这群额上无毛的满人。”妻身在瓦楞中，于梦雪亮慧黠的大眼睛怎么也藏不住地往下偷瞟，对于街上凄冷的景象，她可真是失望透顶。

于韩回头一望身后的她。

“一切不可轻敌！于梦。清兵既有横扫大明万军的能力，自是有厉害可怕之处，今日只是咱们侥幸一胜，明日不晓得还会有什么劲敌在前头等着我们呢？”

于梦一双唇儿嘬得半天高，连顺溜溜的眉头都纠结了起来。

“韩哥哥，你怎么可以长他人志气、灭自个儿威风呢？我才不信清兵有啥可怕的呢！反正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没有用的野蛮民族。”

“我只是提醒你，千万不能轻敌，事事小心谨慎为妙。”

那副精致得巧夺天工的小脸蛋，还是不服气得很，故意蹬脚一跃，飞到另一栋屋瓦上。

于韩当然马上跟了过去。

“瞧你，又开始孩子气了，方才在林子里，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？”

“我一直在你视线范围内呀！”她还要嘴皮子。“又没有到处乱跑。”

“下次出门之前，我真会找条绳子将你拴在柴房里。”他面带严肃地警告。

“咧！”于萝朝他扮了扮鬼脸。“好啦，我乖乖的就是了，别老是将这句挂在嘴上吓人家嘛！”

正当于韩叹了口气，对她的撒娇投降之时，敏锐的知觉立即察觉到四周有动静发生。

“嘘！别出声，趴下。”

于萝虽然孩子气，但也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，于韩的这一声警告让她瞬间抛去娇嗔，认真且屏气凝神地环视四方。

“救命！放开我，救命啊！”

一阵急促的呐喊从前方的巷弄传来。

气宇间流露正义之光，于韩单手搭上于萝的肩膀，低沉地耳语着。

“你在这儿别动，我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”语毕，

俐落的身子咻地飞向对街屋簷，遁身在屋瓦堆里。

接近求救声音的来源，他伸首往下一探，瞧见几个清兵正架着一个看似十六、七岁的少年往街尾走去。

“可恶！”

他嘟哝一声，瞬地纵身跃下屋簷，挡在他们的前头。

“放开他！满洲人。”

对方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显然对于不速之客的出现有些惊讶与错愕。

“臭小子！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”惊愕归惊愕，那清兵还是凶神恶煞得很。

“公子，救我！”

满脸抹灰的少年一见汉人出现，立即夺声而出，以哀怜的乞求眼神紧贴着于韩不放。

奇怪？那双埋藏在灰头土脸里的皓眸，为何见了会教他心痛？尤其在发现那层若有似无的薄雾，履盖在那对眸子时，不舍的怜惜竟会莫名地渗进他的心头。对方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伙子，他是怎么了？

按捺住这种匪夷所思的情绪，将精湛的双眸扫过若干人等，最后才将视线又停在少年的身上。

“放开他！否则休峰我不客气。”浑厚嗓音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凛烈侠气，让人闻言不自觉地不寒而栗。

虽说于韩眼中的浩气凌人，不过这些清兵也不是被人吓大的，一个高大的身躯欺了过来，目中无人地说：

“我倒要看看汉人能怎样对我不客气！”

“我说放开他！”无视对方无礼的挑，他再一次重复。

除了一阵嘲讽的狂笑外，清兵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。

“臭小子，敢扫爷儿的路！爷儿今天就送你上西天，让你早日投胎。”才说完，清兵大刀一提，便往他身上砍下去。

放眼当今中原武林，伤得了他的人已寥寥可数，而这粗手粗脚的满清猛夫，又怎会是于韩的对手呢？只见他蹬脚一弹，轻松地躲过清兵的这一刀。

清兵见自己出师不利，恼羞成怒地冲向于韩。

“可恶！再吃我这一刀。”

于韩仍然没还手，身子一晃又迅速地避开。

另外两名绑着少年的清兵见对方身手矫健，知道不是什么简单人物，于是放开了俘，一同加入厮杀格斗的行列。

“臭小子！纳命来。”

于韩双手搁在背后，光用两只脚就足以应付这群清兵。

原本躲在屋簷上看好戏的于萝，这会儿趁机而下，跳到少年的身边，解开他的绳子道：

“别拍！我是来救你的。”

就在于萝将对方的绳子解开的同时，那边三名粗蛮的清兵也一起应声倒地。

少年拍拍身上的灰尘。

“多谢姑娘及公子的救命之恩，请受在下一。”

双膝一曲，少年差一点就要跪倒地上，却被于韩给拦

截了。

“小兄弟言重了，方才只是举手之劳，我与家妹承受不起这样的大礼。”

他握住了少年的手，那只沾满泥土的小手，握起来竟会如此地纤柔细致，有如少女的纤纤玉指！

于韩震撼于手心的触感，更震撼于内心的遐想；他是怎么了！怎么会尽想些不入流的念头，对方明明是男人，为何自己会把他想成女人？

少年被他这么一握，竟也避嫌似的迅速抽回手，小脸低垂，满是羞赧地说：

“不，方才若不是公子和姑娘及时赶到，在下可能已经没命了。”

于萝打趣地盯着少年瞧着，虽然对方身上穿的便服，倘若曾在泥土堆打滚过一般脏乱，而且也经破旧不堪了，但瞧这少年的谈吐温文有礼，一点也不像在田庄长大的农夫，而且……而且她刚刚才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哦！

“小兄弟，你应该不是龙池镇的人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满人民经过江南侵了吗？”方才古怪的念头丝毫没有妨碍他的沉着冷静。

一抹伤感浮上他的脸庞，他沉痛而低沉地问：

“公子可知‘扬州十日’？”

于韩脸一寒。

“满人屠杀我汉人之事，岂能不知？”

“莫非你是从那场屠杀中逃出来的？”脑筋灵巧的于

萝一想到就说出。

“少年轻泣着，哽咽得无法出声，只有以点头来回答她的问话。

于萝情绪既激动又激昂地说：“原来你是来自扬州城！天啊！满清人真可恶，在扬州屠杀十日还不够，竟然还从扬州追杀你到这儿来，他们究竟还有没有人性啊？”

听于萝这么一说，少年的肩膀颤动得更厉害，好似他的记忆又回到那血腥的一幕，令他恐惧万分。

于韩想伸手抚住那双颤抖的肩，但拳头刚伸到半空中就紧紧握住了，他的理智还是战胜了他莫名的渴望。

“你的家人呢？为何只有你一个人被捉？”

“他们……他们……”少年想说，却被泪水哽住而发不出声音。

“好可怜，别哭了，不想说就不要说。”于萝见他情绪激动，连忙掏出手绢，替他拭去泪水安慰着。

少年却强忍泪水，勉强地开口说：“还没离开扬州之前，他们就都遭到清兵杀害了。我一个人拼命地逃，本来想到功州城投靠亲戚的，没想到还没进劳州城就被清兵逮着了。”

“真是可恶！下次让我再看见清兵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”于萝气愤填膺。

“小兄弟，不瞒你说，苏州城其实早已沦陷了。”望着他泪水涟涟的小脸，于韩沉重地说出。

少年一听，错愕不已地抬头并迎上于韩的眸光，那只